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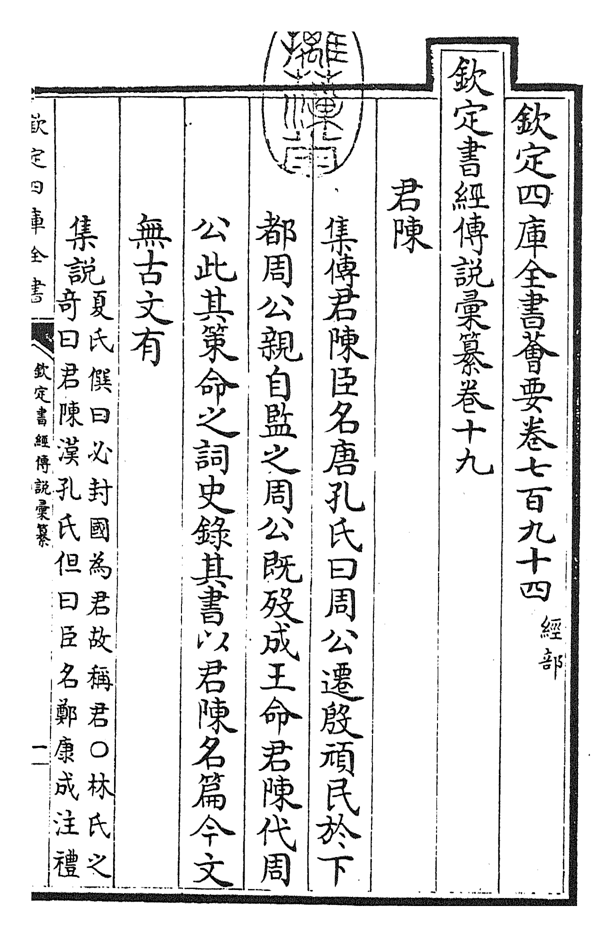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九十四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九

君陳

集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夏氏僎曰必封國為君故稱君○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

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〇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令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静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集傳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地理今釋東郊即下都詳見湯誥

集說林氏之奇曰言君陳之所以為令德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者必友愛於兄弟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吕氏祖謙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既成而可施於用矣成

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周公之居也今汝臨長之如之何其不敬也○陳氏經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陳氏櫟曰治洛以化商民為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集傳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

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盖周公既殁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金氏履祥曰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别有作為也○陳氏櫟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雅言曰周公舊訓即所謂常法也周公既殁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君陳為治政之取法者亦

惟在於周公我既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民惟其乂雖有叙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為效則一而已○王氏樵曰懋昭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處是即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集說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

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陳氏師凱曰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升者無間陳氏師凱曰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限也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

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集說蘇氏軾曰物之精華發越於外者為聲色臭味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林氏之奇曰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為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為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為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

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陳氏經曰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於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王氏樵曰孝友之道通於神明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於此則洞達無間何有於殷民哉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孫氏繼有曰明德非勉強於旦夕者所能也

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後能法公之德繼公之治是故以篤敬嚴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

集傳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為暖

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揺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金氏履祥曰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為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路道之力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周公者坐是故也○董氏鼎曰風之動物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而已○陳氏雅言曰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王氏樵曰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未有風行而草不偃未有上行而下不效爾能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集傳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應氏鏞曰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言以達之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

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

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古為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謀之貴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吕氏祖謙曰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己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素矣○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

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圖謀之政也虞之於人繹之於己即能致其衆者矣○張氏居正曰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己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傅氏元初曰上下風草之機何其甚易而政事廢興之局又當致其甚難故曰罔或不艱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集傳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 王氏炎曰良言

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集說蘓氏軾曰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真君之德也豈特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黄氏度曰人臣招過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為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呂氏祖謙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陳氏櫟曰此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張氏居正曰夫君陳有善不自以為己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為己出而歸之君陳盖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王氏樵曰嘉謀以事言嘉猷以道言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聽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舜用其中於民人之善即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理實如是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集傳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孔氏安國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

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夏氏僎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呂氏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寛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依勢倚法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

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辨哉○張氏居正曰周公告成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嚴中有寛成王告君陳則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寛中有嚴可見剛柔相濟仁義竝行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劉氏應秋曰上欲君陳由訓而勉之以敬篤之功凡人三節皆由訓之事下欲君陳弘訓而示之以和平之治殷民六節皆弘訓之事由者率由之也弘則又從而恢廓之矣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集傳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

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輕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爲出入則何以法爲哉〇呂氏祖謙曰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〇薛氏季宣曰法之與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不能也〇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集傳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集說林氏之竒曰刑之用也豈得已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蹈斯人之覆轍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之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洪氏巽聖曰申言辟不徇君而辟之惟厥中也必其辟以止辟者然後乃辟苟非可以止辟者其肯徇君以為辟乎是辟能審其中而非失之於濫及矣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集傳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集說王氏樵曰敗常孔氏謂毀敗五常之教如康誥不孝不友之類亂俗辟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之類敗常亂俗是兩樣○孫氏繼有曰三細非以三者為細也三事中所犯亦自有大小舉小以該大○傅氏元初曰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的意思曰乃辟則非以致刑兼刑措之用者其寧開一面可知矣曰三細不宥則大者不宥可知而出此三者之外其捐棄細過

偕之大道
又可知矣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集傳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集說陳氏經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馬氏森曰於未化者而忿疾之則民將無所容而為善之機塞矣於不能者而求備之則天下皆棄人而進善之心阻矣是必不怒其頑也而從容以待其化不責之備也而引掖以進於善則寛和之道得而宜民之治興矣○孫氏繼有曰忿疾則絶之已甚適堅其為惡之心求備則求之太詳適阻其為善之志故以無忿疾無求備者戒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集傳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集說蘇氏軾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為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為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林氏之竒曰忍者勉强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

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容忍二字雖同然别而言之如勾踐之於吴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内殆若天地焉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薛氏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孫氏繼有曰忍便有委曲化導之意則政訓可以漸入風俗可以漸移故曰濟容便有萬物一體之量若人已兩忘賢愚一視故曰大德大則事之濟不待言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集傳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别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

不良則人勵行

集說林氏之竒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薫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夏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陳氏櫟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也進者舉而用之率者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以教不能也○王氏樵曰

使不修者皆修在於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於勸率之有道皆以人治人而無忿疾于頑求備于一夫之意此所以為和中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集傳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

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林氏之奇曰敬典者即康誥所謂敬典也成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概不異蓋殷之頑民其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欲其待之以寛持之以久惟以優游不迫之道漸染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刑驅迫之其語雖殊而其意一也○鄭氏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吕氏祖謙曰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也○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胡氏士行曰民性本

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陳氏櫟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蓋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王氏樵曰敬典在德真所謂明德之馨香可以洞達無間者於化殷乎何有所以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

總論 林氏之奇曰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為已深所以廸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為師保及公既歿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張氏居正曰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

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為綱要盖以教化為先務以修德為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真得實造之學

顧命

集傳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吕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揺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

其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為簡編之別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焉此亦出於史官一時之意而已○黄氏度曰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呂氏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真氏德秀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集傳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集說吴氏澄曰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類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集傳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集說孔氏頴達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頮是洗面知洮為盥手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被以冠冕加朝服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林氏之奇曰論語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䙝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䙝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夏氏僎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

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為何日也○吕氏祖謙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殁固燗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張氏居正曰成王之克自敬德可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集傳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林氏之竒曰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成王之世為司徒宗伯第三彤

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陳氏師凱曰畢公名高繼周公為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為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陳氏師凱曰毛公名鄭時以諸侯入為太傅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地理今釋芮孔傳云周同姓圻內之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案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注云在長安縣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毛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即毛伯之國路史不知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

官虎臣虎賁氏林氏之竒曰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宫者也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冦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别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竝於百尹之上特言之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盖

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林氏之奇曰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為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潘氏士遴曰叙畢公於二伯後叙毛公於衛侯後叙六卿不叙三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

集傳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集說孔氏穎達曰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吕氏祖謙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茍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

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敎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集說蘇氏軾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林氏之奇曰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朱子語類問奠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亦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呂氏祖謙曰堯舜君臣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

故謂之重光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
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肄者教養之事必先肄習肄
習之久事理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
而集天命也○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
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
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
也文王奠民之所麗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
發粟可知教民之道則明德慎罰此文王已陳之教
條也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又可知
是以斯民至於服習不違自友邦之修治以至西土
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蠻貊之率俾教養之效
無違不及謂之用克達殷者信矣於以見文武以德
為善政之本以善政為化服民心之
本以化服民心為大受天命之本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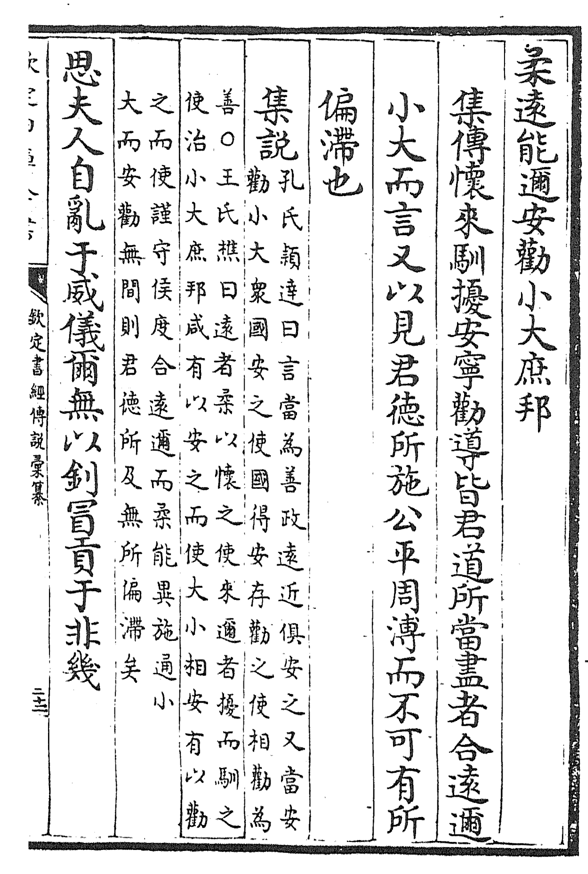
集傳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此成王自叙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嗣守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王氏充耘曰天威即上所集之大命文武奠麗陳敎布為大訓正是述天理以啟佑後人者嗣守無逾正是敬迓天威處也○王氏樵曰天威言敬迓者戒謹恐懼常迎之於先幾文武大訓即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集傳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集說夏氏僎曰王業以艱難而成今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呂氏祖謙曰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吳氏澄曰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集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王氏樵曰遠者柔以懷之使來邇者擾而馴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使大小相安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無所偏滯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集傳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

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蘓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集說朱子語類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冐貢于非幾謂冐進于非所當為之事未知是否曰幾者事之微也○吕氏祖謙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

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己冒進於非之幾矣其語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王氏樵曰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於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輔弼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使心不入于非幾而後可○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顧氏錫疇曰治民本於一身治身本於一心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思字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也

謹幾工夫在於慎獨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集傳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陳氏師凱曰懸樂懸也鍾磬之在簨簴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東首於北牖下孔氏穎達曰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治事之位○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也○吕氏祖謙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内外皆埽盖静以俟終順之至也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集傳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

毛二臣使齊侯地理今釋史記武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邱正義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三里有營邱城是也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宫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

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集說夏氏僎曰桓毛必宿衛之臣○王氏安石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祖禹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黄氏度曰吕伋仲桓南宮毛書姓名謹之也伋書國書爵殊之於大夫也○王氏樵曰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恤宅之地

丁卯命作冊度

集傳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集說孔氏頴達曰周禮内史掌策命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

云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王氏安石曰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董氏琮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册此將以文命傳子故亦作册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集說孔氏頴達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

焉○薛氏李宣曰士山虞匠人之屬○呂氏祖謙曰自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也

狄設黼扆綴衣

集傳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盖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犛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郭璞曰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

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為黼扆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設之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集傳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陳氏師凱曰此据古注也竹枝字當乙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彼言次席此言蔑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説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葢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金氏履祥曰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户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户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在户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户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鄉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集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孔氏穎達曰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李巡曰貝甲以黄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以白為質黄為文彩名為餘泉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集説孔氏穎達曰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按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呂氏祖謙曰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金氏履祥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内以墉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辟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

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集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陳氏師凱曰筍席當為莞席傳寫誤也畫彩色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雕刻鏤也孔氏穎達曰雜以金玉刻鏤為飾

集說孔氏穎達曰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呂氏祖謙曰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金氏履祥曰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

夾○馬氏森曰豐席傳解筍席與下西夾席同恐或誤也孔傳訓豐為莞本草曰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鄭箋云莞小蒲也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是蒲有小大之異為席有精有麄故特為兩種席也爾雅疏鼠莞纖細似龍鬚可以為席詩云下莞上簟則豐當為莞始得之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集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

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陳氏師凱曰牖戶之間是以地言又云負扆者是以器言也據爾雅則扆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顧氏錫疇曰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

所以憑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竝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集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孔氏安國曰寶刀赤刃削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

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肩國名肩國所制舞衣孔氏穎達曰以夏有肩侯知肩是國名也肩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存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大貝如車渠孔氏穎達曰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鼖鼓長八尺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

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寳者斷可識矣愚謂寳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寳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

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琬琰共為一重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王氏安石曰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顏氏錫疇曰西序參以大訓者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者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用之服飾鼖鼓用之音樂供文事也戈弓竹矢供武備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

集傳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禮記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阼階東階也爾雅阼階主階也○鄭氏康成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面南嚮也孔氏穎達曰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南向謂𤰞向南也塾門側堂也孔氏穎達曰𨻶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氏炎曰夾門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林氏之奇曰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

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内故自外而尚内葢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集傳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孔氏

頴達曰廣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廉稜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鄭氏康成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鋭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孔氏頴達曰鄭玄云序内半以前曰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也東西垂孔氏頴達曰垂堂上之遠地也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

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穀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

而知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陳氏經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御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絶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集傳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張氏九成曰升八十縷麻冕三十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極細之布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孔氏穎達曰略舉卿士爲

文公與大夫必在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王氏樵曰位者平日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云衮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如助

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蟲色黑裳色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呂氏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董氏琮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案隱三年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集傳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

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

御

集說孔氏頴達曰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言是常祭服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鎮圭圭之大者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上宗鄭玄云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

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林氏之奇曰介圭以為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顧命皆奉而進之○夏氏僎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顧氏錫疇曰上列儀物而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序所以象生存此肅儀衛而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所以敬嗣君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

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爕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告以為法之道令率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下為大法○吕氏祖謙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薛氏季宣曰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陳氏大猷曰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

故此言命汝嗣訓變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册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陳氏大猷曰其未定之辭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

是致意焉

集說王氏樵曰此康王受顧命答太史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敬天即所以嗣訓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集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

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林氏之奇曰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饗之也○陳氏櫟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詫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為君咤而臣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鄒氏季友曰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

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酢祭於上

祭後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林氏之奇曰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陳氏櫟曰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金氏履詳曰王答拜者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雖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集傳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

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集說陳氏櫟曰王荅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拒紛紛揣度要之王荅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内則全於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拒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拒前其荅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荅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説之紛紜哉○金氏履祥曰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飲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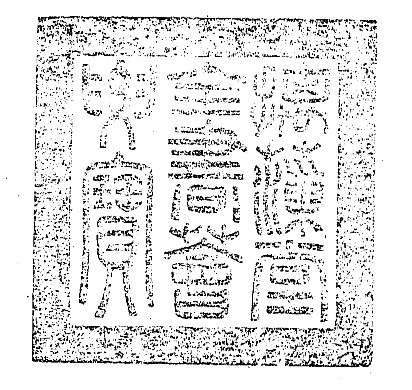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撤罷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

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

侯見新君也

集說黄氏度曰殯宫稱廟鬼神之依也○吕氏祖謙曰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已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撤矣視其進退以為節也侯者侯見康王於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内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覆校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二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二十

康王之誥

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集說孔氏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徳答拜

集傳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内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内蓋内朝所在也（陳氏師凱曰路門之外即應門内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内朝傳寫誤耳）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

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黄馬而朱其鬛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鬛知朱者朱其尾鬛也以為庭實或曰黄朱若篚厥玄黄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孔氏穎達曰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孔氏穎達曰諸侯享天子其物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陳氏櫟曰奠如奠鴈之奠皆再拜首至地孔氏穎達曰周禮太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

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徳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盖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孫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

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北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鄭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陳氏師凱曰皐門在外第一門建皐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雉門周禮圖作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實藏之所庫門周禮圖作雉門自外入內第三門也晝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應門自

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集傳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

訖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内見外

集說孔氏穎達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蘇氏軾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羑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林氏之竒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冡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吕氏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冡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

得之羑里之囚戹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羑若○張氏九成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集傳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

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寀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集說張氏九成曰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

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於新王之時也○朱子語類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陳氏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即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言受命戡定之功故於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王氏充耘曰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當罪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王氏樵曰昔周公告成王以克

誥戒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廵侯甸四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此正畢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令致告而復及此焉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集傳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内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文太保尚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内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内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畧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衛駿奔走亦畧舉之矣○林氏之奇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集傳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

者不可擀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蘇氏軾曰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呂氏祖謙曰是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

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陳氏經曰丕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惠養之謂咎刑罰也○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陳氏櫟曰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吳氏澄曰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乂王家言才德之臣為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國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為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氏云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

之命于上天也○陸氏鍵曰明德慎罰行于天下則為正道合之維皇則為正理當人心乃其合天理處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集傳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

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林氏之奇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祖謙曰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心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勑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已以自利然藩屏捍衛之意亦在其中○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冲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吴

氏澄曰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集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黄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集說朱子語類潘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曰天子諸侯之禮與

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 韓文外集順宗實録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陳氏櫟曰証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荅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畢命

集傳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

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

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

何所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冊命之○呂氏祖謙曰周公始

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

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

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

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

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陳氏埴曰或問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惬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集傳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呂氏祖謙曰成周為洛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陳氏大猷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重其事也○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集傳畢公薛氏季宣曰三公不名古之道也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集說胡氏士行曰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之尊者也○馬氏森曰康王將命畢公以東郊之任故先述其所以得之之難而化之之不易以見今日不可不得人以繼承之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集傳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

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林氏之奇曰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應者惟商民耳迺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豈有不虞之變哉○王氏柏曰先叙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潘氏士遴曰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即是尊文武之成烈故總以

左右先王言之舉世皆已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集傳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别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集說黄氏度曰道隨時升降是故政必因其俗而更革之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歟

當殷民初遷教化未施而遽分別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則事體已定人之為惡者亦少苟無以旌別則惡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君師之職為不盡故其政有所更革而道日隆焉○呂氏祖謙曰既白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陳氏櫟曰臧厥臧即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畏慕也○孫氏繼有曰矯其俗之有餘救其俗之不及或寬或嚴由於俗不由於我故於政則為革於俗則為由政體大抵然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集傳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以為畢公之善晉語說文王之

事云詢于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林氏之奇曰君子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色而後可以率下也○呂氏祖謙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閒○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

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陳氏櫟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王氏樵曰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見其踐履之純備衆善而不遺操存之密一小大而無間也大臣元老之風采議論百寮所瞻正色率下則仰其風采者有不言之化罔不祗師言則聽其法言者信之篤而領之深矣嘉績多于先王指在康王之時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集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集說馬氏森曰康王言非周公無以當化殷之任非畢公無以繼周公之治故先叙其德業之盛而遂付以東郊之寄焉其曰祇命者見其不敢忽也其曰周公之事者見其非常任也○王氏樵曰祇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於曩時非周公所嘗為不敢勞我公於今日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集傳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徐氏僑曰昭而揭之曰旌

之曰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别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

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集說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政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尤在於榮辱彰善癉惡使民知是非榮辱之所在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僎曰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祖謙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風聲所傳可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非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薛氏季宣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彰善以癉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

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弗失日月寖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萬邦所恃以為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為康治之也○金氏履祥曰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申畫三句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陳氏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王氏充耘曰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雜民

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淑慝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聖人固恃德以服人然亦未嘗不豫備不虞故易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否則疆場不戒以啟戎心此誰之咎歟○王氏樵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鎬京之封畿鎬為洛之根本洛為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集傳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孔氏穎達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夏氏僎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薛氏季宣曰有恆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王氏應麟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弊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弊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

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王氏樵曰趣謂辭之指趣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為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張氏爾嘉曰政事之二三與詞章之浮薄此患在人心者安得任好異之趣而傷政辭之大體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集傳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

道澈墉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集說呂氏祖謙曰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陳氏大猷曰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消也○家氏安國曰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顧氏錫疇曰鮮克由禮是惡之源其流至於陵德悖道此惡之流於自身者也到澈化奢麗則又流於風俗矣禮者每事必有品節限制便於規矩之士最不便於逸樂豢養之人故鮮克由耳此禮原是人心所同得故曰德又是命於天者故曰天道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

由惡終雖収放心閑之惟艱

集傳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陸氏鍵曰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侈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収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服美於人若子王璜弁王纓子臧鷸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也○武王數紂之罪以其官人以世蓋殷之世家驕淫矜侉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篇所稱故得以其官人以世為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祿賞延于世舜之盛德又何訾哉○真氏德秀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姚氏舜牧曰怙侈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為滅義其事若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集傳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集說黄氏度曰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聖人不能强人所無而訓之也○陳氏經曰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識德者

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歴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别以生其愧赧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陳氏櫟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别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王氏樵曰因其放心之收而開導以本心之正使之舍人欲之危塗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同恢乎其闢世教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王氏綱振曰大約商俗當釐者二靡靡利口之風既漸染其耳目驕淫矜侉之慝又盤據於心胷故政則用旌别

外以消其好異之習訓則閑放心內以拔其怙侈之根是皆所以保釐之也○孫氏繼有曰富則生禮義此善之資富則生驕侈亦惡之資秉其富而有以訓之則心不遷於異物身不陷於罪戾惟以永年不以惡終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集傳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

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集說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莫氏如忠曰不曰剛柔竝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見渾然無偏倚之弊即詩言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者也○王氏樵曰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為保而不失於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為釐而不失於柔○沈氏漸曰不剛不柔非是操箇調停之術化悖舒於彰癉之內神機權於因俗之間威之而無憎之心寬之而無縱之意蓋剛柔合為一道而渾忘其迹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集傳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慮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蕞爾甚微而所係甚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王氏充耘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皆見於已然惟公克成厥終是期望之於將然言此事非畢公不能終也蓋殷民難服繫天下安危天下安危繫人主憂樂故曰四夷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金氏履祥曰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君陳之時不善尚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不善者浸少而猶有在者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

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劑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於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咸賴也○陳氏雅言曰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申氏時行曰澤潤謂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中者○王氏樵曰三后之政前後以相濟為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其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洽猶孟子猶未洽於天下之洽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其效至于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極言成終之事如此蓋至是而三后之功始成也君以民化為福故又言予小子永膺多福應前予小子垂拱仰成而

言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永膺多福遠期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集傳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開於後世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蘇氏軾曰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林氏之竒曰成王之戒卿士曰萬邦惟無斁戒君陳曰終有辭於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皆謂其實著則其名自顯效之必至也○王氏樵曰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也基之所在亦有無窮之聞謂令聞也子孫畢公之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集傳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集說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張氏栻曰內靜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金氏履祥曰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蕞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

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于前之謂也○王氏綱振曰以既歷三紀周公君陳所未及化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為難故曰弗克以世變風移一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為易故曰民寡惟既厥心言心盡則無事為難惟慎厥事言當事亦無微可忽

總論張氏九成曰覲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勸之方非後人可及也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覩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得不有激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詞哉○王氏柏曰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

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啟之以古訓皆所以為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者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為君可謂善持盈守成者歟○王氏應麟曰畢命二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君牙

集傳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孔氏安國曰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林氏之奇曰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為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以洪敷五典為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黄氏度曰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别之○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内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吕氏祖謙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吕刑末年書也君牙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吕刑所謂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相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集傳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云銘之言名也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呂氏祖謙曰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為社稷之鎮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以長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之祖父周歷其未艾乎○薛氏季宣曰貞者正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也○馬氏森曰盡心之謂忠無一念之不實也守道之謂貞無一事之不正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集傳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

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懍危懼○張氏九成曰嗣之欲其不絕守之欲其不失○呂氏祖謙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附録陳氏櫟曰先王之臣孔注作先正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集傳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令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薛氏季宣曰人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爾子翼所望以左右己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繼其緒忝不克負荷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集傳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敎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彞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敎也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敷五典以和民則若不能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雖使其號令之諄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正爾心之中然後

可以求民之中○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强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陳氏雅言曰爾身正爾心中則爾之典修而則治民身正民心中則民之典亦無不修民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教之本也○申氏時行曰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怡然安於彝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體此典則於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集傳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

厦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歎思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真氏德秀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彭氏應龍曰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萬民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知此則思艱圖易亦是教中道理○王氏樵曰小民生生之計上之責也思其艱者一民飢曰我飢之乜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凡其飢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于心有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若何而使民不飢若何而使民不寒一一有

以預為之處不待暑雨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於怨咨而且有生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董氏其昌曰必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為克正克中之民不然即日敷典和則而艱難者方怨咨不已也欲從教能乎○張氏爾嘉曰養立而教可興未有飢寒咨嗟之民而責以中正典則之俗者故於民艱尤兢兢非思則不能圖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集傳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

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

君牙祖父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張氏九成曰先王指成康○夏氏僎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却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功之私介其間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呂氏祖謙曰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内懼其或玩故

欲其提振而發輝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陳氏櫟曰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王氏充耘曰光命即謨烈也前王成康用爾祖父為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而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陳氏雅言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至矣武王之烈大而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亦於是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為訓之道不可以不敬而尤不可以不明豈特司徒之職將以奉若先王之道追配前人之美在於此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集傳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

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集說王氏充耘曰夫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行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王氏綱振曰凡教以身心為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為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

總論陳氏櫟曰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即在寬也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敎者不能易也○董氏鼎曰司徒職在掌教必先敎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茍非以教化為急先務則為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為民父母豈忍為之哉穆王

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為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張氏居正曰觀君牙篇中論敷典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教養斯民之大務而又惓惓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亹亹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尚可想見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冏命

集傳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

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集說張氏九成曰穆王馳騁天下而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為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董氏琮曰夫子何為録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陳氏大猷曰太僕正上薫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冊命焉○胡氏士行曰此立政重綴衣虎賁

意也太僕掌內朝職雖微而與君最近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集傳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集說孔氏穎達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言常怵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林氏之奇曰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冏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此非惻

怛之語而何○金氏履祥曰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爲多○孫氏繼有曰思免厥愆有二意愆之既往者思補之於終愆之未形者思禁之於始總之欲修德以嗣位之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集傳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

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為法守之謂令○林氏之竒曰人君所以治天下者不惟朝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近習使非其人則朝夕與之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天下之傑而君心已蠧孰與有為哉○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皆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大夫○吕氏祖謙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令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内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咸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

舌所能辨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金氏履祥曰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大小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頼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己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集傳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集說程子曰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黄氏度曰繩愆糾謬諫爭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爭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疎遠矣○朱子語類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於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吕氏祖謙曰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爾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

臣展布而無所隱也○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子之無良乎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愆謬自其過失之形於外者言之非心自其存於中者言之○王氏樵曰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為重故言之不同也

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集傳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王氏樵曰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為事也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為能知賢惟善為能舉善伯囧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張氏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夏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

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為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集傳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

徒而已

集說 孔氏安國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呂氏祖謙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偏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爾嘉曰懋德在於交修交修必須吉士若巧令等諸人只曉一味阿諛安知交修修有補救之意交有多方効忠直之意非吉士不能出此○孫氏繼有曰君子小人其品易淆故曰簡簡其不可用而去之簡其可用而任之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

集傳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

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

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虚美熏心傲然自

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

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

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林氏之奇曰漢世驂乘之官最為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為親近故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為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史氏漸曰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王氏樵曰君德之敗蔽以自聖之一言何也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常起於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於道路以目蓋一為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未有不至是者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集傳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

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集說○蘇氏軾曰引小人以暱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夏氏僎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陳氏大猷曰不以先王之典迪其君謂以邪僻也○孫氏繼有曰大抵憸人欲以長君逢君之計結人主之知必以易親易合之情投上官之好或昵而用之以是人充耳目之官則上以耳目寄之彼且以耳目當之凡所以迪君者不蠱其心志則蔽其聰明必其非先王正言正行之典矣又何以使君之克紹前烈哉凡此皆始於一念之昵耳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

惟予汝辜

集傳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集說林氏之竒曰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是也○薛氏季宣曰孔子惡近倿人之殆爲能䧟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瘝官也瘝官之罪何所逃哉○呂氏祖謙曰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合人才而論貨賄近

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咸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〇傅氏元初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周之季世已有此風故穆王戒之在羣僕則為瘝官在僕正則為弗祗厥辟貨非寶也惟府辜功而已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集傳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

車轍馬迹遵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閒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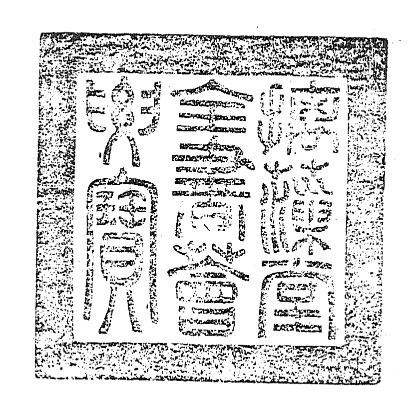
集說王氏安石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弼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〇王氏樵曰彝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〇張氏爾嘉曰前言承弼此言弼前言弼此言永弼是一篇結語所謂旦夕交修方免厥愆耳〇孫氏繼有曰謂之曰永則雖君德已盛不弛其格心之功即君志不終不替其糾繩之力必使吉士在朝匡之以正不使憸人在側導之以非其所以弼君于彝憲者

不以久暫異趣不以終始異致然後言永不然匡弼未幾將順乘之矣正人無何憸人閒之矣其能永弼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蘇氏因之遂以為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慎簡乃僚無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為非者而王之言既然則亦豈肯為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為之也當以書為正○王氏樵曰太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趨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冪次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慎簡之法耳程子當古法既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旦夕承弼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二十



覆校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編修臣張東愚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